

吴勇 著

东边女人



贵州民族出版社

吴勇 著

黔东南女人



贵州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 陈光明

封面设计 王 剑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柔远夫人/吴勇著.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7.9
ISBN 978-7-5412-1474-5

I. 柔… II. 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38510 号

柔远夫人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贵阳经纬印刷厂印刷

850mm×1 168mm 1/32 印张:14.125 字数:350 千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000 册 定价:35.80 元

ISBN 978-7-5412-1474-5/I·382

内 容 提 要

水西土司安坤在康熙三年抗击吴三桂镇压的战争中牺牲后，其妻禄天香携幼子潜藏于乌蒙深山之中，心怀大恨，苦撑待变。康熙十二年吴三桂撕开伪装举旗叛清后，禄天香带儿子和将军阿五迁到有“贵州屋脊”之称的乌撒韭菜坪，建立了配合朝廷平叛、指挥敌后游击的大本营，在经过与威宁总兵朱万年联合起义失败后，坚决拒绝了吴三桂所建伪周国高官厚禄的引诱，在全水西、乌撒敌后展开了广泛的游击战，歼敌劫粮，战果累累。在最后的凤凰山大决战中，当敌军集中优势兵力围困了轻敌的清军部队时，禄天香坐镇近在咫尺的羊庙大山，指挥部属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帮助清军实现了败势的大逆转，使平叛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禄天香因为功勋卓著而受诰封为一品“柔远夫人”，成为继明朝初年“顺德夫人”奢香之后的又一个彝族爱国女英雄。

再现水西历史文化的史诗

——《柔远夫人》序

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试验区建立以来，各条战线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显著成就。反映古代水西地区历史文化的长篇小说姊妹篇《水西悲歌》和《柔远夫人》正是其中的文化精品。

《水西悲歌》于2003年完成后，正值贵州省文联和省作协实行创作体制改革，面向全省作者进行作品的招投标活动。本书从83部投标作品中脱颖而出，名列中标作品榜首。省文联文学艺术委员会称“《水西悲歌》是以吴三桂平水西为主线，在大量而深厚的史料基础上，采取独到的叙说手法，艺术地再现了清初发生在贵州高原上的水西地区的悲壮历史。小说结构和人物描写均有艺术张力，是一部厚重的历史小说。”三年多以来，《水西悲歌》以其思想性和艺术性赢得了专家的关注和广大读者的好评，报刊和网络上已有近三十篇评论文章陆续发表，可见这本书在当代贵州文坛上的地位。

《水西悲歌》的读者都知道吴三桂对水西彝部族的血腥镇压并没有使水西幸存者屈服，也都知道作者还在继续创作这本书结束以后的故事。现在，作者吴勇同志又经过了三年多的努力，完成了续书《柔远夫人》，得以在毕节试验区二十周年庆典之前出版发行，实在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柔远夫人》为我们展示了以安坤遗妻禄天香为代表的水西、乌撒彝部族积极主动配合大清朝廷平定吴三桂反叛势力的史实。禄天香在木弄箐城破时与丈夫生离死别后，携幼子潜藏于乌蒙深

山之中，心怀大恨，在苦撑待变。康熙十二年吴三桂撕开伪装举旗叛清后，禄天香带儿子和将军阿五迁到有“贵州屋脊”之称的乌撒韭菜坪，建立了配合朝廷平叛、指挥敌后游击的大本营，在经过与威宁总兵朱万年联合起义失败后，坚决拒绝了吴三桂所建伪周国高官厚禄的引诱，在全水西、乌撒敌后展开了广泛的游击战，歼敌劫粮，战果累累。在最后的凤凰山大决战中，当敌军集中优势兵力围困了轻敌的清军部队时，禄天香坐镇凤凰山死穴的羊庙大山，指挥部属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帮助清军实现了败势的大逆转，使平叛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禄天香因为功勋卓著而受诰封为一品“柔远夫人”，成为继明朝初年“顺德夫人”奢香之后的又一个彝族爱国女英雄。

可贵的是，作者在本书创作的全过程中，仍然像进行《水西悲歌》的创作一样，源于历史，却不拘泥于历史，而是用辨证的眼光审视历史的真实，以文学创作的原则重新构建属于文学的历史。在叙事中凸现方方面面的人物性格。作者在创作中继续发挥与众不同的叙说手法，以有限的篇幅表现更多的内容，注重浓郁的文化氛围和独特的民族色彩相结合，现实主义的白描手法与丰富的内涵相结合，从而使这部书也同《水西悲歌》一样具有了较高的审美价值和艺术生命力。

还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同《水西悲歌》一样，对发展我县乃至全毕节试验区的旅游业都具有现实意义。至今遗存的重要水西古迹在我县境内有：万人坟、虎门关、果勇底城、木弄箐、凤凰山等，在黔西北其他县有：阿扎屯、猴儿关、九里箐、卧这城、盐仓城、韭菜坪、草海、百里杜鹃林带等，这些古迹的来历，都在这两本书中一一作了描述。至于书中所描述到了的民族风情、山水地理、人文历史等等，既是优秀小说结构的必须，也会给游客和读者以由衷的快慰。前人云：“山水无绿不成景，风景无文不动情”，《水西悲歌》、《柔远夫人》无疑给我们的观光旅游提供了可贵的文学依据。我们还可

以预言，本书在不远的将来也会有希望改编为影视作品，从而对黔西北旅游业的发展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为此，我们特将姊妹长篇小说《水西悲歌》、《柔远夫人》这两部创作历时13年才完成的作品以及三年多以来报刊网络发表的部分论文作品结集为《水西悲歌论文集》，一道出版并配套推出，向试验区建立二十周年献礼！

如果读者能够通过对我们推出的姊妹长篇小说《水西悲歌》、《柔远夫人》以及《水西悲歌论文集》的阅读，在满足审美需求的同时，对包括我们织金县在内的黔西北历史人文景观有所了解，更加热爱这片土地，珍惜今天和平安宁的环境，激发建设和谐社会服务国家和人民的热情，我们就倍感欣慰了。

中共织金县委副书记、织金县长 朱永德

第一章

一

大清康熙四年(公元 1665 年)二月,一个漆黑的冬夜。

敕封乌蒙宣抚使、乌蒙彝部苴穆禄天德被一阵乱哄哄的声音吵醒。他一时间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却见窗纸上映出红红的火光。

“他们来了!”禄天德终于判断出了结果,一边披衣起床,一边对躺在身边的妻子奢雨说,“你快起来,召集家人仆妇们,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要惊慌,不要害怕,不要乱说乱动。”

“你呢?”奢雨不由自主地拉住丈夫的衣襟,“他们来了,就是要抓住你呀!”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听天由命吧!”

“夫君!”奢雨又拉住丈夫的衣襟,急切切道,“那我们一起冲出去!”

“冲出去是不可能的。不如直接见他们,看他们拿我们怎么办。”

“他们可是来要阿华妹呀!”

“给他个一问三不知!”

“那他们可不会放过我们的啦！”

“我禄天德就是被杀了也绝无供出亲妹妹的道理。”

“夫君！”奢雨紧紧地抱住禄天德，声泪俱下，“夫君！我怕呀，怕……”

“不怕！是笃慕的子孙，是彝家真汉子，就不要怕！”禄天德移开了妻子的拥抱，“我去了，你快组织好大家。”

禄天德毅然开门走出卧室，穿过天井花园，走到紧闭的院门边，对十几名提着刀枪护院的家兵挥手道：“滚回房间去！”眼见众家兵去了，禄天德才打开院门，站在台阶上威风凛凛地道：“大清乌蒙宣抚使禄天德在此，不速之客意欲何为？”

只见一大片火把光亮之中，立马挺枪的一名将军喝道：“快把禄天香交出来！”

禄天德拱手施礼道：“请问贵将究竟何人？”

来将道：“大清平西亲王平西大将军麾下总兵马宝是也！本将军奉王爷命令，专程开到乌蒙捉拿水西贼妇禄天香！你是其兄，有人密报你已将其藏在乌蒙深山之中，本将军此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你现为大清宣抚使，便当速速将贼妇交出，若蓄意抗命，知情不报，便与之同罪，定将严惩不贷！”

禄天德又是一揖，道：“我乌蒙自归顺天朝以来，从未有过越分之举。水西贼妇虽为胞妹，然因路途遥远，素常间就少有往来。尤其是水西去冬反叛以后，多次派人来与我乌蒙联络，却遭我严词拒绝，两家已成仇敌。贼妇纵然逃出来，也绝不会到我乌蒙。若来乌蒙，我便会将其擒了以献亲王爷。故请将军多多拜上王爷，就说我禄天德忠心可比日月，绝无贼妇藏在乌蒙。”

“禄天德，亲王爷派我前来，必有确凿证据，我倒是奉劝你两句，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若为一叛逆朝廷的贼妇而贻害了你自己的前途和生命，实在是值不得了！”

“可是，马宝将军，”禄天德懒洋洋地道，“禄天香确实没有来我

乌蒙，叫我乌蒙如何送出她来。”

“果然没有？”

“果然没有。”

“如果有人证明贼妇确在乌蒙且得到你的庇护，又当如何？”

“千刀万剐，死不足惜！”

“好，带上来！”马宝一声喝令，早有两名士兵从火把人群中推出一人来。

禄天德定睛一看，原是部族中长洛则溪的慕魁禄天雄。禄天雄是本支兄弟，年轻得多，只有二十八岁，平常间却与禄天德不甚融洽，对苴穆之位怀着觊觎之心。由于禄天德既无亲兄弟，又无子女，本支便无继承人，就当由血缘最近的旁支兄弟或子侄继承，禄天雄恰恰是亲堂的本支兄弟，他必然是出自取代苴穆的野心而告密。“但是，”禄天德想，“送禄天香去路武吐山谷只有我和几名亲随知道，绝对保密的行踪，他禄天雄何以得知呢？”

禄天雄却先开言道：“天德阿哥不要误会。我怕阿哥脑筋不开窍，才告诉了马宝将军，实在是，若不献出阿华妹，我们乌蒙就要像水西一样遭斩尽杀绝了！”

禄天德恨从心上起，火在眼中闪，斥责道：“你是自家兄弟，为何要如此陷害于我？！”

“我这是救你，天德阿哥！”禄天雄道，“为了保全乌蒙江山人民，相信阿华妹也不会怪罪阿哥。阿哥，我们就将阿华妹交给马宝将军吧。”

禄天德真想拔刀将禄天雄一刀砍了，但旋思事关重大犯不得急躁，忍了忍才又道：“我的想法也同你一样，兄弟，只不过还不知道阿华妹现在何处，说不定在水西已经战死了，反正我什么也不知道。”说话间一双眼睛直直地盯着禄天雄。

禄天雄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才又道：“阿哥，抵抗是没有用的，马宝将军已经知道是你派人送阿华妹去了深山之中……”

“呸！”禄天德恶狠狠地又瞪了禄天雄一眼，随即唾一口浓痰喷在禄天雄脸上。

禄天雄一把抹了脸上的浓痰，笑道：“刚才兄弟讲了，只要是为了保住乌蒙，阿华妹也不会怪罪我们的。”

“兄弟说的也是，只不过确实不知阿华的下落。”

“正月初八那天晚上你酒后告诉过我，阿华已经逃来乌蒙，就藏在宣抚使司内。”

“既然是酒后的醉话，又怎能当真呢？”

“……酒后吐真言。你只是没有告诉我是将阿华送到哪一点而已。”

“无中生有的事我禄天德做不出来。”

清军总兵马宝再也忍耐不住了，便喝道：“禄天德，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你若不讲出水西贼妇禄天香藏在何处，这宣抚使司内怕不会留下一个活口啊！”

“马将军，我真的做不出无中生有的事情。”

“那好！”马宝将手中宝剑一扬，对众清兵呼喊：“搜！”

众清兵俱举着火把往院门里冲。禄天德对躲着的人们高声大叫：“凡是我的人不准乱动啊！”

马宝率领的清兵将乌蒙宣抚使司衙门搜了足足一个时辰。由于禄天香早已躲到了七十里外的路武吐深谷，自然搜不出来。

但是，马宝确信水西土司安坤的正妻禄天香从木弄箐突围后一定逃亡到乌蒙，因为一是乌撒有人看见禄天香往乌蒙方向逃窜，二是马宝奉命进军乌撒途中，乌蒙慕魁禄天雄告发，说曾经亲耳听禄天德说过藏匿了禄天香。宣抚使司中搜查不出禄天香，并不能说明禄天香不在乌蒙。禄天德一定将她藏在什么地方去了。

所以，尽管马宝是与李世辉、柳成秀、刘奇三镇人马一起去征剿乌撒，但既然抓住禄天香也具有同样的作用，他领军走岔路开到乌蒙，在搜查未遂之后，决定再停留几天，对禄天德及府中所有人

攻心用刑并举，他相信一定可以弄得个水落石出。

果然，在经过对禄天德身边人严刑拷打之后，终于得到了几份口供。口供人指认：禄天香逃来过乌蒙，在宣抚使司内度过十多天时间，只是由于吴三桂来书索取时，禄天德才将妹妹送到深山中去了。不过由于口供人都不是直接送禄天香去深山的人，自然也不知送到深山的哪一处。

原来，当时送禄天香去路武吐的士兵都是禄天德最可信任的人，随后又都举家迁进路武吐定居。这也是禄天德谨慎之处，还真起到了保守禄天香匿居秘密的作用。

这样，宣抚使司内知道禄天香下落的人只有一个——禄天德。马宝决定将逼供目标集中到禄天德身上。但是，禄天德回答的一直就是三个字：“不知道。”素以仁厚著称的马宝也不得不对他施以酷刑了。马宝这时也不得不相信，重刑之下，再硬的汉子也抵挡不住的。

然而，任随施之以皮鞭猛抽，吊鸭儿浮水，压抬脚杠，指甲穿竹签，伤口撒盐等等酷刑，禄天德从喉咙里透出来的微弱声音也仍然是“不知道，不知道……”又一直到最后，禄天德久经折磨，水米未进，出现了精神恍惚的状态，马宝以为此时易为诱供，正欲问话时，禄天德白了他一眼，猛一下头撞柱子，便倒地而殁了。

马宝心中一凉，倒吸了一口气，复又摇了摇头，最后叹息道：“禄天德呀，你这是何苦哟！”

禄天德以自己付出生命的代价，使身为水西土司安坤正妻的妹妹禄天香得以安然保全，终于在康熙十二年吴三桂撕开伪装反叛清王朝后，广袤的黔西北高原上出现了一个配合朝廷平叛并因功勋卓著被康熙皇帝诰封为柔远夫人的彝族女英雄。此是后话，不题。

二

禄天德宁死不屈，始终未暴露出禄天香的去向，使马宝将军乌蒙之行的目的成了泡影。不过马宝在吴三桂麾下诸将中还算仁厚一类的人物。他没有再伤及其他无辜，却令禄天雄暂时充任乌蒙宣抚使，容后再补报朝廷予以任命。一面嘱咐禄天雄继续追查禄天香的下落。

安排妥当之后，马宝便带兵重返乌撒，兵锋直指乌撒彝部首府盐仓城。

自从平西亲王吴三桂亲率云、贵、川、桂四省十六镇大军通过一年血战剿平水西彝部之后，乘胜征剿乌撒也就顺理成章了。因为乌撒土司安重圣及其弟安重乾是水西土司安坤嫡亲的外甥，水西和乌撒从来都很亲密，有“水乌一体”之说。吴三桂征剿水西之初，最先被安重圣派兵阻挡于边境可渡河之外。后来又有安重圣围攻清兵盘踞的乌撒卫城而令马宝吃苦头的情况。因此，吴三桂被水西义士诺里武吐刀砍重创养伤于水西城时，便下令马宝、李世辉、柳成秀、刘奇四镇兵马乘胜进军乌撒，必欲剿平乌撒而后快。

乌撒彝部的实力比水西弱得多。乌撒是整个贵州行省中海拔最高的地方，有“贵州屋脊”之称。气候高寒，地处偏僻，人口分散，再加上过去内乱纷争频繁，二十四部间远没有水西四十八部间那么强的亲和力，再就是水西被剿灭也摧毁了乌撒不少军民的信心。因此，在吴三桂数路大军攻进乌撒后，土司安重圣已经难以组织起足够的力量与之抗衡。真正战斗到最后的，只有苴穆本房家支和更直禄昌贤等几家土目的人马一直固守着盐仓城。

马宝的部队开到盐仓时，另外三支清军部队与拒守南、西、北三门的彝军激战正酣。盐仓城的城墙已被清军的火炮轰塌了多处，但是清军的一次次冲锋又都被彝军击退。彝军的黑框白虎红

旗已经被弹片撕得襟襟络络，但依然不屈地插立在城头。

马宝并不急于将部队投入战斗，而是寻到一个较高的地方，仔细观察了地形。原来，这盐仓城依山而建，南、西、北三门面临开阔的坝子，唯东面则是一座地势险要的孤山，与城墙连接一气，孤山坡面陡峭，易守难攻。前面来的清军看孤山难于攻打，一直都在往南、西、北三门进攻。马宝决定突袭孤山，给彝军一个出其不意的打击，便召集了自己部队把总以上军官会议，布置了对孤山的进攻。

马宝部队的进攻仍以猛烈的炮击为前奏，把守孤山的彝军正埋头躲避炮火时，训练有素的清军已经攻到了山顶。潮水般的清军又具有数量上的优势，一番刀枪拼杀之后，山顶彝军尽数战死。马宝又令部属扑进城内，打开三处城门。彝军全面溃败，却又顽强地在街巷间抵抗，不过这种抵抗是出于一种本能，根本阻止不了各路清军的推进。最后，战斗集中在内城乌撒宣抚使司衙门内。安重圣、安重乾弟兄俩带领剩下的一百多名战士，与敌人进行最后的拼杀……

这时，乌撒彝部苴穆安重圣的正妻，身怀有孕挺着大肚子的陇菊和已年过五旬的婆母安芳也在内城家宅里，婆媳俩都认定乌撒家的最后时刻到了，提起了刀枪，决心同将士们一起抵抗到底，一旦到了最后时刻，就毅然自尽身亡。婆媳俩正忐忑不安地等待这最后时刻时，苴穆安重圣浑身是血地冲进了房院，进院便大叫道：“陇菊！快给我走！陇菊！快给我走！”

“我不走！”陇菊抱紧了浑身是血的夫君，坚决地说：“陇菊从嫁给夫君那日起，就下决心与夫君同生共死。要走就与夫君一起走，要死也与夫君一道死！”

“不行！”安重圣道，“我们乌撒家不可以从此完结，你腹中胎儿就是苴穆的继承者。阿妈年岁已高，更不能被贼兵所害，阿菊呀，我已作了安排，就由骂色禄昌兴带一支小部队保你和阿妈冲出

去。”

“冲不出去了，夫君！”陇菊道，“听起来四面八方尽是贼兵杀声，我们人少势单，冲不出去的呀！”

“冲不出去也得冲！”安重圣更紧紧地搂定了年轻的妻子，泪水与妻子的泪水合流在一起，目光则越过妻子的头顶，望着正蜂拥杀来的清兵清将，说了最后的话，“阿菊，不准你违抗夫君的命令！冲出去！冲出去！将来你生了孩子，要教他做人，为我们全乌撒受害的人们报仇！”说完，毅然放松了妻子的身体，挣脱妻子拉着他的手，冲向了凶恶扑来的敌人……

陇菊不能不听夫君最后的命令呀！她咬咬牙，与婆母分别骑上快马，在骂色禄昌兴的保护下突围出去了。

陇菊和婆母该逃到什么地方去呢？

逃到郎岱去。朗岱直穆陇安藩是陇菊嫡亲的胞兄。危难之际，婆媳俩自然只有这个去处了。

陇菊年方十八岁，嫁给安重圣也才两年多的时间。陇菊身材窈窕，容貌秀丽，又初通文墨，还操一手月琴绝技。她自幼便颇有心计。出嫁前每常言道：“将来嫁得丈夫，若是一部之长，必佑其内抚民众，外联友邦，使本部日趋强盛，方不愧生为女人来到世上。”年少深情的安重圣对她百般疼爱，盐仓城又是高原上最美好的人居之地。她本可以与夫君比翼齐飞，白头偕老，为乌撒直穆家生儿育女，管好全部族生计。但是却又生不逢时，吴三桂对水西和乌撒彝部举起了屠刀，使夫君安重圣及众多将士百姓为保卫家园倒了下去。

于是，陇菊和婆母安芳终于冲出重围，逃到了郎岱。胞兄陇安藩少不得百般安慰，要她们先住下来再说。

照说劫后余生，陇菊应当庆幸自己终于活着回到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但是她无法忘记已经战死在盐仓城的夫君安重圣。婆母的哀哭泣诉引起了她心中悲伤的共鸣。这种共鸣更加激起她

对吴三桂的愤恨，坚定了她报仇雪恨的决心。她等不及腹中胎儿长成人了，她要自己去报仇！

婆母安芳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吴三桂如此穷凶极恶，将来必遭恶报。但此时他势力太大，还不是时候。陇菊呀，我们还是等你生下孩子再说吧。孩子生下来以后，有机会了我们就报仇，没有机会我们就继续等机会。俗话讲，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只要依理仗义，早晚必报此大恨深仇！”

“可是我难咽这口气呀，阿妈！”陇菊气恨得两腮发红。

“不忍也得忍呀，阿菊，至少也得等你生下孩子之后呀！”

兄长陇安藩则道：“此时且莫提报仇的事，但能避免走漏风声，莫让吴三桂知道你们逃来郎岱，便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果不其然，数日后，便有一名清军信使送来一封书信，其文曰：

大清镇守云南兼总管贵州平西亲王谕郎岱宣抚使陇安藩，水西乌撒抗命反叛，先后已被剿灭，查乌撒贼酋之妇陇氏，今已逃匿郎岱，隐于宣抚使司宅中，谕到之日，休要曲庇私亲，企望隐蔽下去，但能交出贼妇，便依旧存尔宣抚使地位，否则天兵到日，玉石俱焚，休道言之不预也！

陇安藩阅过书信，淡淡一笑，对信使说：“令使此来辛苦，休息一日，明日便有书回。”

次日，陇安藩取了一锭十两足色纹银，将一封书信一并交给信使，嘱托道：“令使回禀亲王爷时，请多美言几句。”

这信使得了好处，回禀吴三桂时，果然为郎岱家说了好话，吴三桂只得展信而读，其文曰：

敕封郎岱宣抚使陇安藩，为并无贼妇潜逃郎岱事，禀告亲王爷：日前接王爷来书，诚惶诚恐，贼妇虽为舍妹，然自出嫁之日已恩

断义绝，再无往来，卑职岂敢与之有所联系，故敢对王爷保证：如今与贼妇并无往来，今后一旦发现贼妇踪迹，便迅速擒之以献王爷。

吴三桂将信将疑，却又一时难以查清，只得暂时作罢。

事实上，由于陇菊和婆母安芳突围后注意防范，没有为外人所知，也还减少了不小的麻烦。

三

半年之后，陇菊生了一个男孩，只见天庭饱满，一脸福相。陇安藩给他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安福天，取洪福齐天之意。

虽然陇安藩和安芳都一再告诫不要声张，谨防招致吴三桂的人知晓，但直穆私室中人多口杂，不免在家支妇女中悄悄传出了消息。于是，每天都有彝妇三三两两地前来探望，免不了提着鸡蛋，带着碗儿糖，嘻嘻哈哈谈笑风生，使直穆府中平添了若许春意。

“阿菊妹！”一声亲切的呼唤。陇菊扬眉一看，原是一个十分面善而又一时叫不出名字的阿姐，正笑盈盈地看着自己。

“我叫陇玉，化各家的。还记得吗？”

“记得，记得！怎么不记得呢？阿玉姐，你嫁到水西去的时候，我才十三岁，阿哥带我去吃喜酒。你看，多年不见，我们阿玉姐比画上还美呢！”

若论娘家身份，陇菊是土司的女儿，比土目的女儿陇玉高了一级。若论出嫁后的身份，陇菊是直穆正妻，陇玉则是直穆次妻。但论起辈分，因为安坤是安重圣的亲娘舅，陇玉又比陇菊高了一辈。不过，此时都回到了娘家，大家也顾不了这些，也就阿姐阿妹的乱叫。

两个女人又一起细瞧婴儿，评价着婴儿的眉毛眼睛像谁，耳朵又像谁，看着看着，俩人又都茫然无语，相对而泣，原因陇玉看婴儿